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18.05

明版正統德異本 (1439)

內觀教育基金會編輯
2018.0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 法海 集

略序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時毫光騰空，異香滿室，黎明有二異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黃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一十六年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

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西國密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勅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樂三藏自西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法旨，一如昔識。以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考至唐儀鳳元年丙子，次年春，師辭衆歸，子是得一百七十五年。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親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

祖出生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隸舊寺門。茲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

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眾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埋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龍骨至已卯寺罹兵火因失未誌八所此
石今存曹溪龍潭元平盧居士為神會
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俗積十六載會
印宗講經，因為剃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
師諡號碑云：師受信具通隱南海上十六
年，度其可居，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
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

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永法
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人焉茂
以山施附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
檨傳授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
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
本或作師或亨
中至黃檨者非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
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
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
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
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
復告衆曰善知識善提自性本來清淨但
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
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
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韋父又早亡老母
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

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
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
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
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
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
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
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
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
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
即便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
五祖祖問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
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
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
獠若為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
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

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予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擅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古德云：譬如輪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此喻，得底人。

見機而作，不在言句也。衆得處分，退而遮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少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着，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

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脩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脩，免墮惡道。依此偈脩，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

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與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言：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

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依此偈脩，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獼猴。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啓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眾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

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我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櫓。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而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

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能，達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教，日不上堂，眾疑詰問曰：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鷹犬，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趨及於能，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

更有密意否。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言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來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赴衆曰。向涉崔嵬。明禮辭。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赴衆咸以爲然。惠明後改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匿。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

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

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議猶如真金於是為能剃髮願事為師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道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

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是圓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真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

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_廣大、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脩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梵語、闍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脩般若、

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密。此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彌波羅密。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般若、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脩此行者、是般若行、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脩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

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脩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衆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

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脩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脩，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深，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在，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脩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脩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中

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中、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尽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

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現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著、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是固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

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脩。若不自脩，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脩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脩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嘆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

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恭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脩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

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國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

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觀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弥、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

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弥倒。無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眾。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

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脩行、不在於諍、先若諍、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着、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

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脩、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

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

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慧寶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淨名經云、即是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脩自行、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

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却障道也。

仲祥慧善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韻、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衆曰、善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

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無切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憐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

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永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慳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

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而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晴、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淨、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

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脩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

分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已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十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

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脩福不脩道。只言脩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脩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絕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

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古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撲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因本無生。 雙脩正是。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脩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跡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

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既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義、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

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雥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

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
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
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
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
文、明何汝道、惟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
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
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
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
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
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
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初至劫
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
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
玄旨、亦不輟誦經、

又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
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
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
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
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
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聰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
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
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

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云因中轉，五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頌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

起脩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

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着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在迂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脩、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一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

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着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

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轉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凡愚謂之死。
諸求二乘人。
盡屬情所計。
妄立虛假名。
惟有過量人。
以知五蘊法。

圓明常寂照。
外道執為斷。
目以為無作。
六十二見本。
何為真實義。
通達無取捨。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像。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吹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曰：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別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迴吉州，青原

山弘法紹化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叅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怎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脩證否？」曰：「脩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遇師弟子玄策，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

是天然外道。」云：「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叅，逸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又禪者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

隍云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

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蓊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汝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

福田、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

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勿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

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吾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在，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

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策？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言則矣，和人也。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厲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刀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讎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

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

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

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

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

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

次語，以拄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

還見不見？師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言：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德，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覈論。神會禮拜懺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懺，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于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慙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

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道學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

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由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毘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

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志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

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

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着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着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疑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不任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

義汝一問一答，余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余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達盡。吾欲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余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

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說偈。

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假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動，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衆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速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本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

相中、不生憎愛、亦不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

時徒眾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善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食、遇滿之難、揚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頽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

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密尊者、第八佛駄難提尊者、第九伏駄密尊者、第十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毘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尊者、十七僧迦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鵝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

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二十九
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
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
汝等向後應代流傳毋令乖誤、

大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
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
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
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
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
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
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
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
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
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
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

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探真佛汝等
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
皆自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
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
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
嬌性本是淨性因。除嬌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頭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
頭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
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吊問。身著孝服。非吾
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
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
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
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
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

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
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
僚。泊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
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
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
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
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有之記。遂先以
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
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
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
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
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
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國藏中宗賜磨衲
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
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
旨。興隆三寶。普利羣生者。

六祖禪師法寶壇經

兩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鐵
索聲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兩頭有傷具以賊
刺於州縣縣令楊悅刺史柳宗元得之加捕捉五日於石
州開元寺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金取六祖大師首歸海
州刺史劉若以國法論罪宗元乃始知佛門有大遠教之
死彼宗徒供養罪可知矣柳宗元始知佛門有大遠教之
上元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五日代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禪師傳衣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架
送狀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其僧衆親承宗旨者
嚴加守護勿令遺失後或為人偷竊者不速而獲如是者數四
憲宗繼大鑾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餘載唐尚書王維

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
著碑守塔沙門令輪錄

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
作梗師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
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
宋太宗即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
謚大鑑真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
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
內供養加謚大鑑真空普覺禪師宋神宗

加謚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
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六
祖禪師自唐開元元年癸丑歲示寂至大
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已得五百七十
八年矣自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至
大明正統四年已得六百八十年矣

皆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仲秋八月中元日